

文史哲大系22
蕭登福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列

子

擇

微

文史哲大系22
蕭登福著

列子探微

文津出版社印行

② 系 大 哲 史 文

列子探微

著 作 者：蕭 登 福

發 行 者：范 惠 美

出 版 者：文 津 出 版 社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二九四巷一號

郵政劃撥：〇〇一六〇八四一〇號

電話：三六三五〇〇八・三六三六四六四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八一一號

定 價：新台幣一四〇元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三 月 出 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9400—24—5

自序

列子其人，年世先莊子，莊子稱之。《列子》其書，《漢志》有載，劉向曾爲校訂。唐、宋尊崇道教；玄宗天寶元年，以莊子、文子、列子、庚桑子爲真人，四子之書爲真經，崇玄學，置博士、助教及學生（見《舊唐書玄宗本紀》）。其中列子爲冲虛真人，《列子》書爲冲虛真經。至宋世，於冲虛稱號之下又加入了「至德」二字，於是《列子》書成爲《冲虛至德真經》；列子其人，則徽宗宣和元年復詔封爲致虛觀妙真君。

列子之學風，較近於老聃、關尹；貴清虛，守自然。《列子》一書，今存者八篇，與《漢志》所載者相符。然自其內容而言，楊朱篇縱慾貪生之思想，與列子之視死生如夢、苦逸相循者相反；則八篇之內容，當非成於一人一時之手。其中有列子門人及列子後學而兼習楊朱者之所撰，亦有少部份爲後人增入者。然書中多古字、段借義，大抵尚存先秦風貌，非是六朝人所僞撰。

筆者自一九八一年起即開始研治列子，並論撰其思想；一九八二年曾將《列子與佛經》、《列子天道觀》、《列子生死觀》、《列子的人生觀》等四篇論文陸續發表於學術期刊雜誌中。其後因事間隔，至一九八九年始再重拾舊業，復增撰二篇論文，冠於首尾；並將《列子與佛經》一文，予以增改移易，其餘三篇則仍其舊貫，另附以研治列子之重要參考資料，合併成一書，名曰

《列子探微》。然才疏學淺，容有缺漏處，則望博雅君子予以指正。

目錄

自序·····	〇一
第一章 列子其人及《列子》成書年代之探討·····	〇一
一、列子其人·····	〇一
二、列子真偽考·····	〇九
第二章 列子與佛經·····	二一
一、《列子》與佛經·····	二一
二、《列子》非偽書·····	四八
第三章 列子天道觀——兼論魏晉之「自生」說·····	五七
一、道與物之關係·····	五七
二、萬象生化之狀態——「自生」·····	六一
三、宇宙之生成·····	七八
四、結論·····	八一

第四章 列子生死觀·····	八三
一、生命的形成·····	八三
二、生命的四大階段——嬰孩、少壯、老耄、死亡·····	八六
三、一氣萬形與生死相循環的觀念·····	八八
四、對生死所持的態度·····	九一
五、結語·····	一〇一
第五章 列子的人生觀·····	一〇二
一、處世之態度·····	一〇二
二、內情之涵養·····	一一一
三、結論·····	一二〇
第六章 列子與漢魏六朝道教之關係·····	一二二
一、《列子》氣生萬物與道教之三炁九炁說·····	一二三
二、《列子·湯問篇》與道教之三島十洲說·····	一三一
三、結論·····	一三六
附錄 《列子》參考資料·····	一四〇
參考書目·····	一六八

第一章 列子其人及《列子》成書年代之探討

一、列子其人

甲、列子的生平事蹟

列子其人，太史公不爲立傳^①，有關列子學行事蹟的記載，見之載籍的，在先秦則有《列子》、《莊子》、《呂氏春秋》、《尸子》、《韓非子》、《戰國策》等書，這些書中，有的談到了他的居里妻孥，有的談到了他的學行、師友。今綜結諸書所載的而說：

列子爲春秋時鄭人，曾在鄭國甫田（亦稱圃澤）住了四十年之久，好清靜，崇尚自然，因此不被當時權貴所知。生活艱苦，面有饑色，有人曾向當時的國相鄭子陽推薦列子的才學，子陽派人送糧粟來救濟他，被列子所拒；夫妻兩人曾因此而吵了一架。後來鄭國饑荒，列子生活不下去了，曾離開鄭國到衛國去謀生。《列子天瑞篇》說：

『子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師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

《列子說符篇》：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列子往衛國的途中，在道旁用餐，看到了百歲髑髏頭，拔去了上面的雜草，而觸發了萬物皆未嘗生未嘗死的感歎，以爲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無所謂生死。有關這段記載，《列子天瑞篇》有之，《莊子至樂篇》亦有之。文字差異不大。《列子》較詳盡，今引述於后：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蠶爲繭，得水爲蠃，得水土之際，則爲蠃蟻之衣……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列子仲尼篇》說列子好游，那麼他所游歷的地方必多，《列子》書中曾提到他到過衛（見《天瑞篇》），到過齊（見《黃帝篇》）。列子有妻子，有沒有後代，載籍未曾提到。至於他的妻子，《說符篇》說列子婉拒鄭子陽的糧粟，他的妻子會怨恨的捶胸責罵他。《黃帝篇》則說：

「列子爲其妻爨。」以當時的社會標準來看，列子的這位妻子，雖然未必是悍婦，却也不好相與。列子的老師有壺丘子林、老商氏。《黃帝篇》、《仲尼篇》說列子跟老商氏學了九年之久，但《天瑞》、《黃帝》、《仲尼》、《說符》等篇，則一再談到列子向壺丘子問學的情形，似乎列子跟壺丘子的關係，顯然要比老商氏來得密切。

列子常親近請益的人爲關尹子^②；亦師亦友者，有伯昏瞀人。伯昏瞀人亦作伯昏无人。列子與伯昏瞀人的事蹟，散見於《列子天瑞》、《仲尼》、《黃帝篇》及《莊子田子方》、《列禦寇》等篇。此外，列子的友人有伯高子^③。至於列子的鄰居則爲南郭子，南郭跟他隔鄰有二十年之久，近人錢穆、嚴靈峯等疑其人即是《莊子》書中的南郭子綦^④。

列子的學生有百豐（見《天瑞篇》），有尹章戴（見《黃帝篇》）。列子的學說，其要旨在貴清虛，重自然，大抵接近於老聃、關尹之學風。《列子天瑞篇》云：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尸子廣澤篇》：

列子貴虛。

《呂氏春秋不二篇》：

子列子貴虛。

上述可知列子之學貴虛。又，《列子天瑞篇》說：「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列子力命篇》：「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貧自富。」此兩處的自生自化，自壽自夭，皆是指自然而然而言^⑤。這些都可以說明列子的學說貴清虛重自然。列子之學，在戰國之世仍有研治者。《戰國策韓策二》：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爲鳥，鵲不爲鵲也。』」

文中的貴正之說，與儒家之正名及名、墨正名實的思想相近，當是彼時各學派對治國之方的共識。除此共識外，各家仍有各自之主張，如儒之重仁義，列子之貴清虛，名家之離堅白，墨家之尚儉薄葬等，因而不可以爲列子有貴正之說，而逕認爲承自儒家^⑥。

以上爲列子之學風及其生平事蹟之情形。底下再來探討列子所處的時代。

乙、列子之時代

《列子》書中談及與列子同時代的人有關尹、壺丘子林、伯昏瞀人、鄭子陽、長廬子、季咸等。而《呂氏春秋下賢篇》云：「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高誘注云：「子產，壺丘子弟子。」，據此則列子與子產、孔子、老子、關尹等皆為同時人，老子、關尹之年歲當長於子產、列子等。如此則列子之年世，當不難明白，但其實歷代學者對列子的年世，爭議頗多。其主要的原因有二：1. 劉向序裡說列子為鄭穆公時人，而穆公即位於周襄王二十五年（西元前六二七年），死於周定王元年（西元前六〇六年），穆公死後五十五年孔子才出生⑦，如說列子與孔子、子產等同時，則列子將比孔子年長約六、七十歲。2. 《列子說符篇》言鄭之國相子陽曾遺列子粟，列子不受，其後民作難殺子陽。據《史記卷四十二鄭世家》：「子陽為繻公之相。繻公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西元前三九八年），而孔子死於周敬王四十四年（西元前四七九年），子產死於周敬王二十四年（西元前四九六）。縱使以繻公即位之年算起（西元前四二三年），彼時孔子已死五十六年，子產死七十三年。列子若在世，至少也應是九十餘歲的人了。因此唐人柳宗元、宋人葉大慶，對此均有所論說；而宋人高似孫甚至懷疑列子為杜撰之人物。劉向《列子新書目錄》：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

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

柳宗元《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繆公時人。繆公在孔子前幾（近）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繆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⑧，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

宋·葉大慶《考古質疑》：

『劉向校定列子書，定著八篇，云：「列子，鄭人，與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孝景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大慶案：繆公立于魯僖三十二年，薨于魯宣三年，正與魯文公並世。……因觀《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饑色，客有言于鄭子陽……」觀此，則列子與鄭子陽同時，及考《史記鄭世家》，子陽乃繆公時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卽周安王四年癸未歲也。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繆公時人。劉向以爲繆公，意者誤以繆爲繆歟？……蓋列與莊相去不遠，莊乃齊宣、梁惠同時，列先于莊，故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也。』

以上劉向以列子爲鄭繆公時人，柳宗元、葉大慶以列子爲魯繆公（鄭繆公）時人，此外，宋

之高似係更以列子爲虛構之人物。宋·高似孫《子略》云：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之事，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又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傳記所書，固有是事也。人見其荒唐幻異，固以爲誕。然觀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獨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莊子）之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莊子），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

據上所言，有關列子之年世，歷來盛行之說有三：一爲劉向以列子爲鄭繆公時人，如此，則列子年長於子產、孔子七、八十歲，將與老子相近，甚或大於老子。若此，則與列子問道於關尹之事相違。因此後世學者，大都不採此說。其二，柳宗元以爲是魯穆公（鄭繆公）時人；《漢書古今人表》即把列子置於魯穆公與鄭子陽之間，則或許如柳氏所說劉向之鄭繆乃是魯穆（繆）之譌。宋·葉大慶本其說，更依據《列子》及《莊子》書中談及列子與鄭子陽之事，而推斷列子爲鄭繆公時人，與子陽同時，此說較近情理，較爲一般人所接受。若如此，則列子年紀必小於孔子、子產，但在鄭繆公之時，其年歲亦應已九十餘，才能與孔子及子產年世相及。至於高似孫之說，顯係無稽之談。列子其人，《莊子》、《呂氏春秋》、《韓非子》、《尸子》均有載述，《戰

國策》更載韓人史疾治列子之言，均可證明列子實有其人。

除上三說外，近人馬敘倫《列子偽書考》以爲莊、列書中所言之子陽，卽是子駟之誤。其文云：

『按子陽當作子駟，因駟子陽而誤。考《莊子德充符篇》，子產師伯昏無人。《田子方篇》云：「列子爲伯昏無人射。」又《呂氏春秋下賢篇》云：「子產見壺丘子林。」《莊子應帝王篇》言列子見壺子；司馬彪云：「壺子，名林，鄭人。」是列子又與子產同師。《莊子達生篇》、《呂氏春秋審己篇》並言列子問於關尹子。關尹子與老子同時，則列子並子產時可信，子駟正與子產同時。』

子駟，據《左傳》所載，係被殺於魯襄公十年（鄭簡公三年，周靈王九年，西元前五六三年）。若此，列子之年歲必略長於孔子。

以上爲有關列子年世之四種說法，而以葉大慶及馬敘倫之說較可信。

綜歸之，列子其人，劉向以爲是鄭穆公時人，柳宗元疑劉向所言之鄭繆公，係魯繆公（與鄭繆公同時）之譌寫。宋人葉大慶所推斷之年代與柳宗元相同，而以爲劉向所言之鄭繆公係鄭繆公之譌寫。總之，柳、葉二人皆以列子、子陽皆與魯繆公、鄭繆公、周安王同時。馬敘倫則以爲子陽乃子駟之譌，則列子與周靈王、鄭簡公、魯襄公等同時。其中以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較爲學者所採用。再者，鄭繆公即位時（西元前四二三年），孔子已死五十六年，其時列子年壽必已高，

未必能見到子陽被殺（西元前三九八年）。而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四〇三年）始命韓、趙、魏爲諸侯，進入戰國時期，列子亦未必能見到。如此，則應以列子爲春秋末期之人較爲妥切。

二、列子真僞考

列子雖實有其人，而《列子》一書則多疑其僞。有關《列子》一書的真僞問題，近世學者論述頗多，大抵可區分爲正反兩種意見。主張《列子》爲僞書者，如陳三立、馬敘倫、顧實、陳旦、梁啓超、楊伯峻等。主張《列子》非僞書者，有武內義雄（日人）、岑仲勉、嚴靈峯等。諸家論說紛紜，莫衷一是。

筆者於《列子與佛經》一文^⑨，結尾中，曾列舉了七個理由，來說明《列子》書中雖雜有佛家物事，但係後人所增入，《列子》並非僞書，今再補述之於下：

一般而言，主張《列子》爲僞書者，其所持的理由，不外下述四者：

1. 列子爲春秋時人，而《列子》書中有戰國時所發生之事。如《力命篇》載魏人東門吳子死不憂之事，如《仲尼篇》載中山公子牟與公孫龍之問答等。

2. 《列子》糝有漢魏佛家語，因而有人推斷爲張湛所杜撰。

3. 《列子》書與其他子書，如《莊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淮南子》、《穆天子傳》等，文字相近者甚多。

4. 楊伯峻以爲《列子》文字語法，不似先秦。

上面所說的四點理由，其實都不能證明《列子》是僞書，關於《列子》中有戰國時事及雜有佛家語；都可能是後人所增入；只能說增入部份，非原書所有，而不能據此推斷《列子》爲僞。書籍經輾轉傳抄，被增刪的情形，時有所見。《左傳》記春秋時事，而其文末反載韓、魏、智伯之事，並舉趙襄子之諡號；學者多疑其爲後人附益。又如《莊子》一書，《漢志》載有五十二篇，今所見向郭本只有三十三篇，其間不能無所增刪。又如司馬遷撰《史記》，而元成間褚先生者流，每多有意增補。再如北宋·高承《事物紀原》原只有十卷，至南宋陳振孫作《書錄解題》時，却增爲二十卷。諸如此類，漢後之書已如此，吾人既不疑其僞；先秦之書增刪更多，吾人更不能因《列子》書有後人增入之事物，而推斷此書爲僞。

再者，關於楊伯峻以漢語史的角度來評斷《列子》爲僞書（見楊著《列子集釋》附錄三），說法更是無稽。地有南北，人物各殊；方言異語，楚「些」，固不同於詩「兮」（《楚辭》用「些」，而《詩經》用「兮」）。不能據《詩經》之語詞以斷《楚辭》之真僞，又如何能以他書論斷《列子》。

至於《列子》書與其他子書，如《莊子》、《穆天子傳》、《慎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淮南子》等，有部份章節文字相近者；關於這種情形，我們可由四方面來做考慮：(1) 抄襲。(2)、同樣取自古老傳說或當時社會流傳之事蹟。(3)、僅借其故事來演述自己的哲理，與抄